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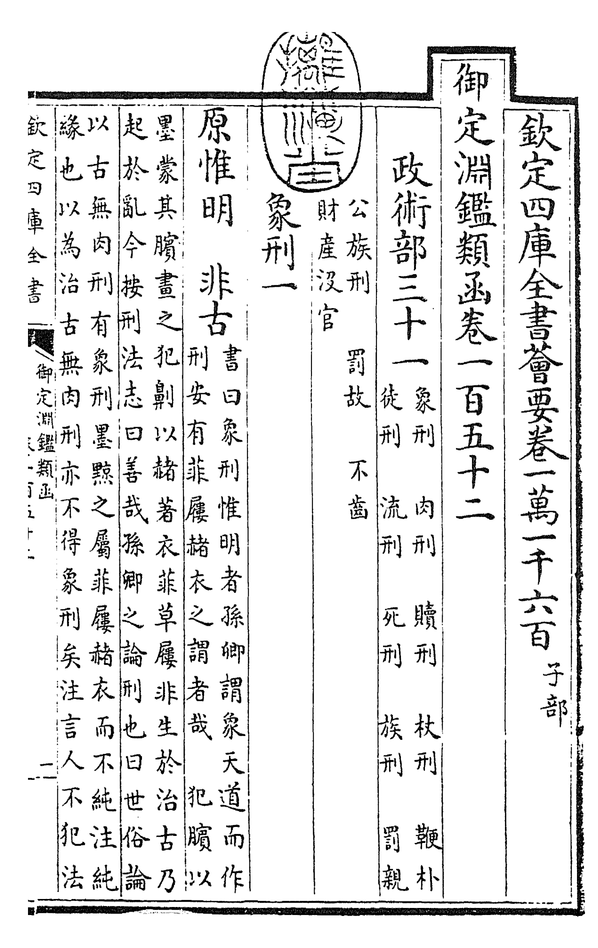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二 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臣紀昀詳校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二

政術部三十一

象刑 肉刑 贖刑 杖刑 鞭朴 徒刑 流刑 死刑 族刑 罰親 公族刑 罰故 不齒 財產沒官

象刑一

原惟明 非古 書曰象刑惟明者孫卿謂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之謂者哉 犯髕以墨蒙其髕畫之犯劓以赭著衣菲草屨非生於治古乃起於亂今按刑法志曰善哉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論以古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注純緣也以為治古無肉刑亦不得象刑矣注言人不犯法

則象刑無所施也人或觸罪而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罪至重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故象刑非生於理古而起於亂今也注言今人惡刑之重因推言之上古如此也其實不然

畫墨 **汚澣** 漢武詔曰古者異衣冠象而人不犯注云畫墨者幪巾也　王莽太傅唐尊出見男女不異路尊下車以象刑赭澣汚其衣莽聞說下詔申飭公卿令思齊封尊平化侯

上刑赭 **下刑墨** 尚書大傳曰唐虞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理下刑墨象純幪巾也

象刑二

原唐虞象刑 尚書舜典曰象以典刑　**不使冠飾** 周禮害人者不使冠飾注墨幪也　**不虧其體** 圜土之刑人也不虧其體　**畫跪當黥** 慎子　**草纓當**

劓又曰有虞之誅也以草纓當劓　屨屝當刖　艾韠當宮柴晉刑法志曰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緣領　畫衣冠異章服刑法志　犯墨者蒙帛巾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帛巾　犯劓者赭其衣尚書大傳　犯臏者幪其臏又曰犯髕者以墨幪其髕處而畫之　犯大辟者衣無領又曰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肉刑一

增尚書大傳曰非事之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攘竊傷人者

其刑劓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宫降叛寇賊劫掠者其刑死注曰非事而事之令之所不當得為也攘竊也　尚書舜典曰象以典刑注曰典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宫大辟也　又伊訓曰臣下不匡其刑墨　說文曰黥刑在面也　禮統曰劓刑法木勝土決其皮革也臏刑法金勝木去其節目也　白虎通曰臏脱其臏也　漢書曰黥劓之罪不及大夫故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器君也大夫近

於君也　又曰漢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　晉令曰奴婢亡加銅青若墨黥黥兩眼後再亡黥兩頰上三亡横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廣五分　唐通典曰梁制刼者身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黵（都咸反）面為刼字十四年又除黵面之刑　周禮司刑職曰刖罪五百鄭注曰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也

肉刑二

增家語曰季羔為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

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縱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決獄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

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者其惟子羔乎　史記曰孫臏與龐涓同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陰使人召孫臏臏到恐其賢以刑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而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説齊使以為奇遂竊載與之齊焉

肉刑三

原詔除　議復　漢文帝除肉刑詔曰夫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之甚也　續漢書

曰建安中議者欲復肉刑孔融建議不可乃止

葵智

屨賤　左傳曰鮑宣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又曰齊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晏子曰踊貴屨賤

斷足

斮脛　左傳曰褚師聲子轂而登席衛侯怒曰必斷其足　尚書曰斮朝涉之脛

離刀鋸

忍刻截　孔融肉刑議曰一離刀鋸終身不齒　袁安議曰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勸絕之悲

秦施上服

苗作虐刑　秦酷以施上服之刑案周禮上服劓墨也下服宮刖也　呂刑曰苗民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為劓刵椓黥注曰苗人始為截刵割劓椓陰黥面故為虐也

四肢重罰

五虐峻刑　文選曰重罰肉刑也五虐即上五刑

彊鉏不衛

鬻拳自納　左傳曰鄭伯刖彊鉏君子謂彊鉏不能衛足　楚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

以自納於刑

卞和獻王　邴氏爭田 韓子曰卞和獻玉於楚王王使工者相之奏王曰石也王怒刖其足 左傳曰齊懿公與邴歜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掘而刖之而使歜為僕也

想踴貴之時俗由是㪚　念鼻醜之日人何以堪　苗民作而降咎垂誡呂刑　文帝廢以從寛稱仁漢牘 呂刑曰今爾何懲惟時苗民斷制五刑上帝不蠲降咎於苗注曰謂苗人作五刑天乃滅之　漢文帝去肉刑用答罰文選曰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也

肉刑四

原墨辟 辟刑也墨謂刻其額而涅以墨　劓辟 截鼻曰劓　剕辟 刖足曰剕　宮

辟宮者次死之刑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

極於病呂刑曰罰懲非死人極於病注曰刑以懲罰過非殺人也極於病苦者使之莫敢犯也

增天且劓易睽六三曰其人天且劓注天去髮之刑劓去鼻之刑

原不復屬漢緹縈上書曰刑者不可復屬屬連也

名報虐以威尚書曰皇帝哀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注曰皇帝舜也言遏絕苗人

輕實重魏陳羣議除肉刑加以笞名輕而實重名輕易犯實重傷人是重人骨肉而輕人性命也

彰罪知恥晉曹彥議曰鑿顛抽脅玩常苟免犯法乃衆黥刖彰罪而民知恥也

劓象七政尚書德刑考曰劓象七政日月五星應政變易也

臏象七精又曰臏象七精七宿昏中變易節氣之精也

墨象斗度並德刑考

臏去節木禮統曰臏刑法金也

墨罪五百周禮曰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　增劓罪五百　原宮罪五百　刖罪五百　殺罪五百死刑也已上並周禮司刑職　墨者使守門周禮掌戮職鄭氏注曰黥者無妨於禁御也　劓者使守關鄭氏注曰截劓亦無妨以貌醜遠之也　刖者使守囿鄭氏注曰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　宮者使守內鄭氏注曰以其人道絕也　增墨者法火之勝金　原劓者法木之穿土　臏者法金之剋木　宮者法土之壅水　大辟法水之滅火

肉刑五

增對唐白居易議肉刑對曰漢除肉刑迨今千有餘祀其間博聞達識之士議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廢之者則曰刻膚革斷支體人主忍而用之則愷悌惻隱之心乖矣此緹縈所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者也其欲復之者則曰任箠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専殺濫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臣以為議事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實言之則可廢而不可復也何者夫肉刑者蓋刵劓椓黥刖之類

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淫為之而天既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耶漢文帝始除去之而刑罰以清我太宗亦因而棄之而人用不犯夫如是則豈有罔人者耶此臣所謂徵其實者也臣又聞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舍順人情不必乎反今之宜復古之制也況肉刑廢之久矣人莫識焉今一朝卒然用之則見者必痛其心聞者必駭其耳又非聖人適時變順人情之意也徵之於實既

如彼酌之於情又若此可否之驗豈不明哉

贖刑一

增尚書舜典曰金作贖刑注曰誤入刑者以金贖罪　晉律曰其年老小篤癃病及女徒皆收贖　又曰諸應收贖者皆月入中絹一疋老小女人半之　又曰以金罰相代者率金一兩以當罰十也

贖刑二

增家語曰魯國之政贖人於諸侯皆取金内府子貢贖

之而辭不取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不可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貧者多贖人受內府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已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晉書曰王宏有政績為河南尹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功績聽以贖罪論　又曰烈王無忌閩王承之子也承為荆州刺史王廙所害江州刺

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廙子丹陽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讐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當以體國為重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以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

唐書曰僖宗乾符三年敕應殘疾篤疾犯徒流罪或是連累即許徵贖如身犯罪不在免限

原入粟 **輸錢** 漢張敞言國兵在外𣪍度不足願令有罪非盜受財殺人犯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蕭望之及李彊議曰粟以贖罪則富者得生貧者得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竟不施敞議詳贖刑五

後漢虞詡為僕射時長安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論之詔下切責州縣也

罰金 **出縑** 漢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出中渭橋有人從橋下出乘輿馬驚釋之奏當罰金詳議讞二 續漢書建武初令天下繫囚減罪一等出縑贖罪輕重各有差

解左驂 **入半縑** 史記曰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見而解左驂贖之 後漢明帝詔亡命者自殊死已下贖死罪縑三十匹鈦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城旦至司寇五匹未發自告半入贖

誅匈奴 **捕安世** 後漢竇憲字伯度有罪請誅匈奴以自贖乃拜車騎將軍有功遂勒銘燕然山 漢丞相公孫

賀請捕朱安世以贖子罪子敬聲也西京賦曰丞相欲贖子罪云云

增伏斧鑕獻金馬 晉高祖怒閻王昶不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以元弼下獄元弼俯伏曰昶夷貊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　唐書曰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乘寬政久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部落騷然其後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

原五罰有赦　百身可贖 尚書曰五罰之疑有赦注曰出金贖罪　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贖刑四

原宮婢 漢書曰太倉令淳于公犯法當刑其幼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

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文帝哀憐之乃下詔除肉刑

官奴 晉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罪應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撾登聞鼓求為官奴以贖父罪時議者欲減廣死罪以宗等付奚官為奴而不為永制右丞范堅駁曰以殺止殺小不忍而輕易典刑人之愛父誰不如宗此為施一恩於今開萬怨於後遂正廣刑

權輕重 輕重諸罰有權

免刑戮 免於刑戮

誤者之試 張斐律序曰贖罰誤者之試

穆王訓夏 周穆王訓夏贖刑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

貢禹請除 貢禹請除贖刑之法

金罰貨罰 周禮職金掌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注以金以貨贖罪者也入於司兵以給兵及工直也

百鍰千鍰 罪贖以百鍰重倍加至千鍰也

增赦疑

從罰 尚書曰五刑之疑有赦五刑不簡正於五罰注曰罰贖刑也五刑有疑則赦之從五罰言降而從輕也

以官爵贖 唐王忠嗣數上言祿山且亂李林甫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乃解

推父蔭贖 本傳曰裴潾再遷刑部郎中前率府倉曹參軍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辜外推元衡父蔭贖金公成受財不訴以赦免潾議曰杖捶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不可以蔭免公成取賄仇家利母之死逆天性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

原贖死金二斤 晉律注曰謂其五歲以下一等減半四歲以下一等減半

贖罰金四兩 又曰贖罪罰罰金四兩

諸侯不敬皆贖論 又曰凡諸侯上書言及不敬皆贖論

八議得減

皆收贖又曰諸侯應八議以上請得減收留贖勿髠鉗笞也已上并晉律　入錢五十萬減死漢武帝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　買爵三十級免罪漢書惠帝紀曰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臬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匹縑矣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尚書呂刑下同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孔傳倍差又半五十鍰也　剕刑疑赦其罰倍差　宫辟疑赦其罰六百鍰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黄鐵也

重罪入甲兵輕罪入楯革管子桓公謂管仲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對曰未可君使甲兵贖死制重罪入甲兵輕罪入楯革小罪入半鈞也

贖刑五

增議漢蕭望之入粟贖罪議曰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

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增䟽漢貢禹除贖罪法䟽曰孝文時賈人贅壻及吏坐

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武帝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

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

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杖刑一

增後漢紀曰明帝時政事嚴酷公卿皆鞭杖左雄上言九卿位次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上即除之　晉春秋曰諸葛武侯杖二十以上皆親決宣王聞之喜曰吾無患矣　三國典略曰齊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廉慎方雅習於吏職神武嘗稱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初為

定州刺史開府王迥洛闞督獨孤秡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案舉其事二人上言潤出送臺使張䰟文登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宣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内外所知不為非法朕信之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何足可道鼠輩輕相間構理應從斬猶以舊人未忍致法迥洛決鞭二百秡宜決鞭一百　隋書曰庫狄士文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一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　唐書

曰開元二年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敕朝堂杖之黄門侍郎張廷珪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决杖可殺不可辱也　又曰開元中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决杖兵部尚書張説進言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也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决杖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决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勲貴在焉今伷先不可又輕决罰上然其言

嘉貞不說退而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　又曰王遂為浙西觀察使每有笞撻其杖率過常制既遇禍監軍使封其杖來獻命中人出示於朝以作誡　五代史曰劉銖用法刻甚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齊下又謂之曰合歡杖

杖刑二

原法杖晉令曰應得法杖者以小杖過五寸者稍行之應杖而髀有瘡者緩罰也　增白挺大杖也　創杖架唐宇文融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杖架以高卑度杖長短又鑄銅為規齊其巨細　罪不加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巾以辱之　懸棒四門魏太祖為洛陽北都尉治四門作五色棒懸門左右　有犯共斥徐有功初為蒲州司法以寬為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迫報滿不杖一人職事亦理　原生荆長六尺晉令曰杖皆用荆其長六尺制杖大頭圍一寸尾三分半　傅咸受罰太重傅咸傳曰楊濟與咸書曰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太重相念杖痕不耐風寒宜深慎護云云　違拒上命財加罪黜傅咸答楊濟與書云　上梢雲根下拂地足世說曰桓溫在荆州全欲

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梢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曰我猶患其重桒式桓歆小字溫第三子仕至尚書

丁邯不就郎杖之數十 三輔決錄曰丁邯字叔春選為郎託疾不就詔問實病否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職耳世祖怒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詔出之

白裒表山濤詔杖五十 王隱晉書山濤傳曰武帝以山濤為司徒頻讓不許濤出徑歸家左丞白裒奏違詔杖裒五十

鞭朴一

原親扶 左傳宋司城子罕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

枉笞 楚相枉張儀盜璧笞撻之

詳拷訊

示賊 左傳齊襄公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遇賊於門袒而示之背

笞秦 仙婦笞秦

撾吏 後漢常林夜撾吏詳拷訊

鞭督 晉書曰魏明帝令婦人加笞還從鞕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又晉令曰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也

鞭刑　**箠令**　**笞罰**

笞令　**增蒲鞭** 續漢書曰劉寛為南陽太守過民如子吏民有罪以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繫笞　**笞訊**　**原撻伯禽** 成王有過周公則撻伯禽

鞭師曹 左傳魏侯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使受撻 史記曰吏過笞撻陳餘餘欲起張耳躡使受笞去耳責餘曰今見一辱而死一吏乎

增鞭圉人 左傳子般怒鞭圉人犖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能投蓋於稷門

原撻之流血 禮記

鞭之見血 詳示賊注

七人而畢左傳曰楚子玉治兵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一扶何傷左傳曰齊懿公奪閻職之妻而使職為參乘邴歜以鞭扶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敢怒一扶汝庸何傷

加笞減笞漢景帝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者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也又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二百曰百

無得更人漢景詔當笞者笞臀無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由是笞者得全

未嘗撻人漢朱邑為桐鄉嗇夫未嘗撻辱人

增鞭作官刑舜典孔傳曰為辨治官事之刑

扑作教刑舜典孔傳曰扑楚也為教官之刑

夏楚收威禮樂記篇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撻以記之尚書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許嘉免父汝南先賢傳曰許嘉年十三父給亭治道坐不

竟當得鞭嘉叩頭流血請得免由是感激讀書

立秋施鞭扑　馬融曰立秋乃施鞭扑

生革

竹箠長五尺　刑法志曰諸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末薄半寸皆平其節也

去四廉　又曰鞭皆用牛皮生革廉或法鞭生革去四廉

徒刑一

原顧山　埽道　漢平紀曰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出顧山錢月三百聽使入錢顧人入山伐木也

伐薪　舂稾　伐薪三年鬼薪徒也舂稾徒役女子之刑

魏王淩遇事髡刑五歲當道埽除

當完　驅就　漢張蒼定律諸當完者完為城旦　驅以就役

徒刑二

原斷徒　配役　施職事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　弛刑漢邴吉使女徒復作弛刑徒注曰不私鎖但責保　役重罪周禮曰凡萬民有罪者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月役則宥而赦之注曰役者使給百工之役也　計徒庸左傳士彌牟營城周計徒庸慮材用以令役於諸侯　城旦三歲張蒼定律諸當髡者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入於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逃亡及耐罪以上不用此令　司寇二歲詳上　任之以事周禮曰司圜職掌收教罷民任之以事　役諸司空大司寇職曰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云云　收教罷民周禮司圜職曰掌收教罷

民謂恐人不從化

聚教罷民周禮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

髡頭衣赭風俗通曰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徒卒罪髡負土赭衣後遂繁息今皆髡頭衣赭

秋落之象張斐曰髡刑者秋落之象也

許歷完士王粲曰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令之四歲刑士也

劉楨輸作典略曰魏太子嘗宴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也

有罪皆耐漢惠詔上造以上內外公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皆耐為鬼薪白粲注曰城旦謂旦旦起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傜役但舂作米四歲刑鬼薪取薪給宗廟白粲令擇米皆三歲刑也

有爵不奴周禮凡有爵者七十者未齓者皆不為奴有爵謂命士已上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毀齒此司厲之職也

于役計年　就役計日　增猪突

豨勇 漢書曰匈奴侵寇王莽募天下囚徒名曰猪突豨勇服注曰突者逐也能觸突人故取以為喻也

私罪以上 唐徐有功時有詔公罪流私罪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復論有功奏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首者還以法論則恩雖布天下而罪不能賚臣為陛下不取也

死罪以下 五代梁乾化二年德音降死罪以下因罷徒役

原英布為黥徒 漢書黥布傳曰人相布當黥而王果坐法徒驪山後封九江王

曹宗為城旦 曹參傳曰參世孫宗有罪免為城旦

上罪三年而舍 司圜曰能改者云云

中罪二年而舍 **下罪一年而舍** 并周禮司圜職

男子入於罪隸 司厲職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

圜土罰人而不

虧財周禮司圜職曰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注言罰人但任之以事耳

徒刑三

增判文苑英華流人降徒判曰曼倩持法恭聞至理之名公閭在官雅得平反之譽與其失善寧可利淫須以澤被寰中風行水上象雷雨以作解自昆蟲而必及五流之罪恩降一至於徒年三看之條會慮復加於清雪渙然無咎咸與維新大理以慮合從寬雅符平典刑部以徒非本坐何太深文

流刑一

增後魏書曰高聰有罪恕死徙平州為民屆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為表高祖見表顧謂王肅曰那得復有此才而朕不知也肅曰高聰北徙此文當其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　隋書曰王伽開皇末為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太辛苦吾欲

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否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至期却吾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異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前而赦之擢伽為雍令　刑法志曰太宗十四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後犯者寖少焉

流刑二

原縞武　青衣禮記曰玄冠縞武不齒之服注曰所放不率教者　漢書文帝紀曰淮南王長

謀反徒蜀青衣

增降為流　免以配 唐太宗時房玄齡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　明皇時詔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繫械杖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其皆免

原辭窮兩造既明豪奪吾人　流宥五刑自宜遯離爾土　聖代好生既宥爾以遠也　小人懷土尚於我有尤乎　四裔是投罪輕重而不等　五流斯宅居遠近而有差

流刑三

原不韋 司馬遷答任安書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莊舄 莊舄曰越之流人去人滋久思人滋

深黜惡禮流凶四凶播棄讁謫流放投荒

徙不毛孔明曰徙不毛之地禦魑魅左傳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分北

三苗書流宥五刑書注曰謂君不忍刑放宥之於遠也舜流共工書曰舜流共工于幽州

緩死申恩移人禦魅流在裔土以實裔土國語

虞翻徙交州吳志虞翻性疎直孫權怒徙交州雖處罪放講學不倦上書曰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云云

蔡邕徙朔方後漢蔡邕傳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論棄市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髠鉗徙

朔方邑報楊復書曰昔徙此者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馬季常或至三歲近者歲餘皆得旋返自知罪戾不敢慕此　去父母之邦　徙瘴癘之鄉　居檮杌於四裔左傳指四凶也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舜典孔傳曰五等之罪亦有三等之差四裔九州中國也　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

流刑四

增表唐陳子昂為將軍程處弼謝放流罪表曰臣無教訓家有逆子臣合湮宗滅族以顯國刑天慈哀矜放從流竄臣為慶賴已是非圖今月日遂蒙天恩以臣所坐

流刑特從釋放窮骸朽骨一朝再生踴躍章惶再崩再隕臣山東孤子朝無親故智識愚魯非有材能陛下超羣越輩崇以榮寵昔任郎將十有三年遂無涓涘一階升錄自陛下踐極謬荷恩私冒寵叨榮超絶時輩越從郎將檢校將軍纔逾一年即加正授皆是宸眷非有因人寵渥崇隆莫與臣比臣之孤賤貴顯知慚臣又凶殃積罪甘投魑魅孤負陛下之恩永為遐荒之鬼肝腦塗地無以為酬豈謂天造曲矜恩及枯骨收骸溝壑反䰟

幽泉使魑魅窮魂重生聖日糞土殘命不滅荒陬負德戴恩萬死無報不勝感荷再生之慶

死刑一

增釋名曰斬蹔也蹔加兵即斷也　又曰獄死曰考竟考得其情竟其命於獄也　禮記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死刑二

增家語曰郟谷之會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

公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有司速加法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　史記曰秦皇平六國制天下藏詩書及偶語皆棄市　後漢書曰張濟為河南令中常侍段珪奴乘犢車於道濟即收捕梟首懸尸珪門　唐書曰狄仁傑遷大理丞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死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

者文帝欲族之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等差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誤伐一栢而殺二臣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帝意遂解免死 又曰徐有功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 又曰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格殺人亡竄吏執其父下獄興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琮以其首罪免父有光教義請減死配流王彥咸曰殺人者死若許殺人不死是教殺人興雖

免父不合減死

死刑三

原議緩　贖疑 易曰議獄緩死　大辟死刑也死罪有疑即赦之罰千鍰以贖死罪也

莫大　無小 死刑莫大之刑也書曰刑故無小　必當　不恨 月令曰斬殺必當　漢宣詔曰獄者萬人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　刑於市 上詳死刑一　肆諸朝 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謂公伯寮也

死刑四

原止殺 書以殺止殺　制命 書曰制長短之命　無肆掠 詳拷訊　象

天之刑 書刑德考曰大辟之屬二百象天之刑 **如水滅火** 白虎通曰大辟謂死也如水滅火

磔之於市 刑法志曰中元二年改曰棄市注先時死刑皆磔之於市今改棄市

肢體分散 釋名曰車磔曰轘轘散也

齊王行車磔 孔叢子曰齊王行車磔之刑羣臣諫不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磔之刑竊謂下吏之過齊乃除車磔之刑

太公誅狂矞 韓子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賢者名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于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誅之周公曰狂矞天下賢者也何為誅之太公曰矞也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敎也

威王烹大夫 史記齊威王召阿大夫曰子譽言日聞是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

簡子沈鸞徼 呂氏春秋趙簡子沈鸞徼于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

樹矣而鸞徼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絀善也

誅伯鯀於羽郊 韓子曰堯欲傳天下與舜伯鯀諫曰不祥也孰以天下傳匹夫堯不聽舉兵誅之於羽郊

斬防風於會稽 又曰禹朝諸侯之君於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

少正順非而澤 家語曰孔子誅少正卯門人進問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五曰順非而澤此乃人之姦雄不可不誅

丁公為臣不忠 史季布傳曰丁公為項王將窘高祖高祖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斬丁公以狥軍中曰令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斬之使後為臣者無效丁公

晉文斷顛頡之脊 商鞅曰晉文公斷顛頡之脊以狥晉國為其晚至故也

魏絳戮揚干之僕 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

僕 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晉律注曰梟斬棄之於市者斬頭也令上不及天下不及地也 考得其情竟命於獄詳死刑一 念施行之後不可復生 當結罪之前所宜惟恤 管蔡挾武庚作亂周公殺之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封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二叔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誅之 鄧析操兩可之說子產誅之列子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子產戮而誅之

族刑一

原刑法志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

其首葅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

族刑二

原及嗣　禍宗虞書曰罰弗及嗣　朱安世曰丞相禍及宗矣公孫賀及父子俱死獄

連坐　濫施　夏刑孥戮　秦法族誅尚書曰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

汝漢朱浮與彭寵書曰族滅之計　在父兄之不知　豈宗族而相及

秦皇暴虐威以三夷　商紂毒痡罪及九族

族刑三

原罪人以族 泰誓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注曰刑及九族也

誹謗者族 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元年沛公還灞上十一月召諸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棄市

赤族之誅　及宗之禍　垣平夷三族 漢書文帝紀曰後元年冬十月術士新垣平詐覺謀反夷之三族

荆軻沈七族 文選應劭注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沈沒也張晏曰七族者上至高祖下至曾孫

以古非今者族 秦始皇本紀曰十三年丞相李斯奏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以古非今者族

威以參夷之刑 張衡東京賦曰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收以大牢之賦威以參夷之刑注秦法一人有罪夷三族

溫舒罪至五族 漢書曰王溫舒為右輔行中尉遇有變告溫舒受貧

高后除三族罪

騎錢它姦利事罪至五族自殺其時
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

高后紀曰元年正月
詔曰合除三族之刑

族刑四

增表唐李嶠為百僚賀恩制逆人親屬不為累表曰臣
聞父殛子興聖賢忠厚之教身死宗殲末季陵夷之道
或罰不及嗣或禍并其族淳朴既往惻隱不逮於昆蟲
法令滋章網羅必及於麛卵天厭淫虐誕興明聖去貪
殘而遂生育品物昭蘇哀獄訟而緩虔劉寰瀛愷澤在

予之旨固已刑於萬方拯物之心豈直解其三面日者
亂臣干紀巨猾滔天將傾渤海之流且觸崑山之柱陛
下傷澆浞之為變弔管蔡之不臧法雷電之威誅而不
怒用春秋之義斷必以情擢其髮而瘞其尸殲其魁而
宥其黨漢主三夷之族黜而不行秦皇九族之刑矜而
莫用至若瓜連蔓引託枝附葉隨或玉石難分或淄澠易
混俱削嫌疑之迹并從寬大之文遷州貶縣纔示於小
懲竄鼠海投沙尚班於榮級則是大有造於羣凶也而聖

慈無已天澤僉隆並運四時乃錫造於平分之外不遺萬物尚加惠於曲成之表使枯朽之幹向秋而更榮窮涸之鱗在轍而能躍藏其疾而含其垢責其效而要其功雖魏士之私於外朝獲安反側商人之染於汙俗咸與維新無以匹此含弘方斯滌蕩

罰親

原刑放左傳曰刑放於寵　不隱左傳曰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

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注曰叔魚叔向弟也三罪為國施刑不可不正其餘以直傷義故疑之於義未安直則有也

議親周禮八議一曰議親

數惡詳上註叔向

血屬

義不掩恩門外之理

威克厥愛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罪無掩蔽禮

刑不頗邪傳

大義滅親左傳石碏殺子君子曰大義滅親

增貴戚必禁月令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

原季子遏惡公羊曰公子牙卒不稱殺為季子諱季子遏惡不為國諱緣季子之心為之諱君親無將將必誅也

緩追逸賊穀梁鄭伯克段段失弟子道賤段而惡鄭伯鄭伯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猶曰取懷中而殺之宜緩追逸賊

不以父成刑史記曰楚

王使石奢為治有殺人者犇追之則其父也曰以父成刑不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刎頸而死　不以法貸人晉荀晞從母弟求為將晞曰吾不以法貸人將無後悔後果犯法晞斬之詳死刑二　君子不黨　法家少恩　私不害公　愛而知惡　惟惡是疾　雖親必誅　惟令是行　雖親不隱　宜准律論　難從刑放　仁不遺親　義無絕愛　雖親惟立愛　而法且斷恩　他人尚思欽恤　本族難忘哀矜　敦既睦之情恩重掩義　行無頗之法公不滅私　周公垂涕而治管蔡之獄　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誅

增小慈失教鄭莊成叔段之誅左傳鄭伯克段于鄢譏失教也爲法斷恩漢武可昭平之奏漢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隆慮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預爲昭平君贖死罪上許之隆慮卒昭平醉殺主傅母廷尉請論決上曰吾弟一子又屬我垂涕良久曰先帝法令詘之何面目入高廟遂可其奏

公族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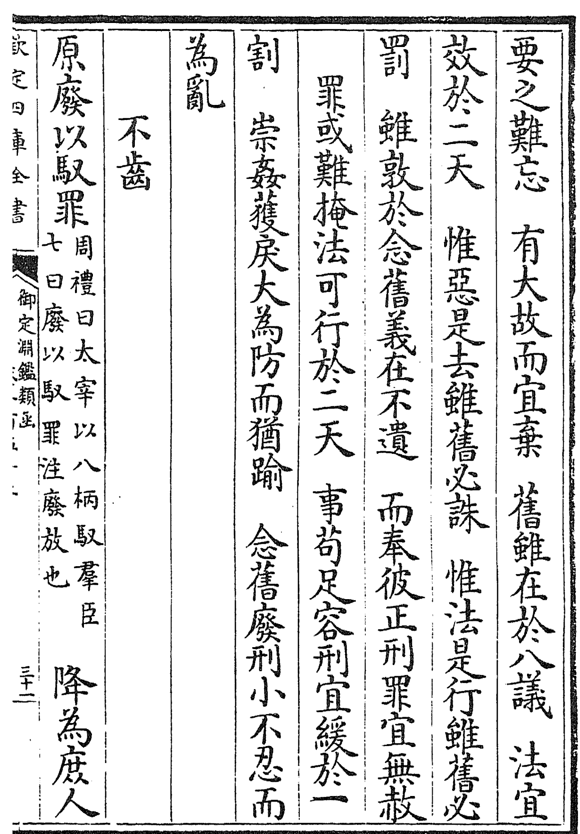
原死刑周禮甸師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注曰王同姓有罪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親哭禮記曰骨肉之恩無絕親哭之增無絕注詳上獄成周禮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三宥不對則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

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注倫親疎之比也 原罪三宥詳上注 議八辟周禮八辟一曰議親之刑 無宮刑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不即市周禮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注曰刑於隱所也 纖剸亦告禮公族之罪其在纖剸亦告於甸人 有司正術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 磬于甸人記曰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

恩雖切於棣華 法宜除於蔓草 雖金枝可貴三宥必加 而王律難容一成不變

罰故

原議故周禮八議一曰議故 刑故獄成刑故 申恩 屈法 雖久



要之難忘　有大故而宜棄　舊雖在於八議　法宜效於二天　惟惡是去雖舊必誅　惟法是行雖舊必罰　雖敦於念舊義在不遺　而奉彼正刑罪宜無赦

罪或難掩法可行於二天　事苟足容刑宜緩於一割　崇姦獲戾大為防而猶踰　念舊廢刑小不忍而為亂

不齒

原廢以馭罪周禮曰太宰以八柄馭羣臣七曰廢以馭罪注廢放也　降為庶人

書曰降霍叔為庶人三年不齒注曰齒錄也

終身不齒 禮曰有不率敎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三年不齒 周禮曰凡害人者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也

玄冠縞武 禮曰不齒之服詳流刑二

增不齒仕版 宋太宗端拱元年少府監言犯贓配役人郭冕等九人皆當任京朝官會赦當敘用上曰冕等贓吏不可復齒仕版止令釋遣之

財產沒官

原馭貧 周禮曰太宰以八柄馭羣臣六曰奪以馭其貧謂其罪大沒入其家財也

沒入

奪駢邑 子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當罪故不怨也

沒先居 列子曰宋人向氏學盜俄以贓獲罪沒先居之產也

抵於公法

沒以家財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一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三

政術部三十二

赦宥 宥過 改過 待罪 用法不平 淫酷 贓貨

赦宥一

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尚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又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又曰墨辟疑赦其罰

百鍰詳贖刑　尚書大傳曰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赦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尅不赦有過謂之賊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　周官曰司剌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又曰國君過市刑人赦　禮記曰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　爾雅曰赦舍也郭璞注謂放置也　漢舊儀曰踐祚改元立

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命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布詔書郡國各分遣吏傳廄車馬行屬縣解囚徒　管子曰赦者小利而大害也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痤疽之礦石也委轡必顛覆也礦石療疾也　增又曰赦宥者先易後難法者先難後易故惠者民之仇讐也法者民之父母也　原荀悅漢

記論曰夫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兵革之後大過之代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申以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人更始時勢然也後代承業習而不革失時宜矣　王符潛夫論曰或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從之施德也　望氣經曰黃雲四出注期五十日赦　風角書曰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尺鳴條以上常從申上來為大赦期六十日應也　增又曰候赦法冬至後盡丁巳之日南風從巳上來滿三日以上必有大赦　原

裴頠集曰臣聞感神以政應變以誠故桑穀之異以勉
已而消漢末屢赦猶淩遲不反由此言之上協宿度下
寧萬國惟在賢能慎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損益也

赦宥二

增家語曰孔子為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而埶之
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悦曰司
寇欺余曩告余曰為國家必先以孝今為余戮一不孝
子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其言告孔子孔子

喟然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理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原史記曰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死職也使少子往視之裝黄金千鎰長男請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今不遣是吾不肖欲自殺不得已乃為一封書及金令遺故所善莊生莊生乃見王曰某星犯某宿害楚德可除之楚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將為赦長男為王當赦

弟固當出見莊生曰弟今自赦固辭去乃取金莊生恥為兒子所賣乃入見王曰陶朱公子多賂王左右今赦恐失望王遂殺之載喪而歸　漢書曰宣帝元年詔曰迺者鳳凰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宫其赦天下　增又曰惠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原東觀漢記曰吳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識知唯願慎無赦而已　增又曰郭躬家世掌法務在寛平章帝元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

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詬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
躬上封事曰伏惟大恩莫不蕩宥死罪以下並蒙更生
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
後者可皆勿笞詬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上善之即
下詔赦焉　原謝承後漢書曰學中諸生與李膺等更
相褒重莫不畏其貶議時河内張成善説風角推占當
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
免膺愈憤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信

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多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　續漢書曰建武二年詔曰其赦天下惟殘賊用刑戮深刻獄多寃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後有犯者將正厥辜　袁山松後漢書曰賈彪字偉節遊京師與郭林宗李元禮等為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為準的黨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即入闗設方畧天子為之大赦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延熙

九年秋大赦光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可權而行之今上仁聖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以惠奸宄禕顧謝而已　華陽國志曰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郭子曰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穆

妻嘗妬秀乃罵爲貉子秀大不平之遂出不復入蒯氏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旣出帝獨留秀從容語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否秀免冠謝遂爲夫婦如初

增後魏書曰崔元伯太宗時郡國豪右大爲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討之不能禁太宗乃引元伯及元城侯元屈等議赦之屈曰民逃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元伯曰王者治

天下以安民為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絃而更張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之不晚太宗從之　原北齊書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閶闔門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脫枷鎖遣之　增又曰宋世良字元友為清河太守甚有善政天祿中大赦獄内櫓生桃樹蓬蒿亦滿無囚可赦唯率羣吏拜詔而已　隋書曰張煚為天

官司會與宗伯斛律斯徵素不協徵出為齊州刺史坐
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而走帝大怒購之急啓上密奏
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
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波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
旱為灾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以獲免啓卒不言
唐書曰太宗以法吏舞文尤留意於刑政每親錄囚徒
貞觀初時方發生乃悉放京城死罪繫囚徒歸家期以
秋分還繫所因敕天下皆放之是歲天下死罪囚如期

而還者凡二百九十人太宗愍其奉法悉赦之自是犯法者鮮貞觀二年上謂侍臣曰凡赦宥之恩唯及不軌之輩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仁良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朕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施不可數將恐愚人常冀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長編曰太平興國六年太宗十一月親享太廟合祭天地於

貞丘先是秦再思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任蜀數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創以來具存彛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備區區一方用心無足師述上然其對赦宥之議遂定

赦宥三

原雲出 風來俱詳赦宥一 過市 入闗上詳赦宥一下詳赦宥二 貫虎 動鑰 鳴條因三下詳赦宥一 赦令將至繫室鑰動詳 大恩 小惠詳赦宥二郭躬諸葛亮 躬耕 親政王隱晉書曰泰始四年正月初立籍田丁亥上

率羣臣躬耕千畝大赦天下　吳志曰孫亮太平二年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天下始親政事

東狩　南郊

司馬彪續漢書曰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帝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山川羣神大赦天下　王隱晉書曰惠帝元康六年正月辛酉上幸南郊大赦天下

河塞　湖開

漢書曰武帝元封二年四月臨決河塞河堤作瓠子歌赦所過徙　吳志曰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邊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

銀印　玉璽

吳志曰孫皓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得銀印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改年大赦　崔鴻前趙錄曰劉元海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歸元海蓋王莽時璽也獻者因增其三字元海以為已瑞大赦天下改元

升臺　設壇

司馬彪續漢書曰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

武於明堂祀畢升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王隱晉書曰咸熙二年十二月帝乃設壇受命南郊幸太極殿前大赦天下

神光　芳氣　漢書曰武帝元封六年詔曰朕祀首山昆田出珍物或化黃金祭祀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成帝咸康元年詔曰有司條典虔奉郊祀燔柴既饗芳氣清穆其赦天下令咸得自新

鶴留　鸞舉　漢書詔曰朕郊見上帝巡於北邊上見羣鶴留止光景並見其赦天下　又詔曰嘉瑞並見鸞鳳並舉其赦天下

烏啼　蠅集　宋元康中徙彭城王義康為豫章臨川王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笑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義慶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叩閤曰明日有赦後改為南州因作烏夜啼曲　秦苻堅為赦令竊議王猛進紙墨有大蒼蠅聲甚厲集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中相告有赦推窮言者曰有一小兒青衣於市呼之須臾不見

增滌穢

蕩瑕（上詳赦宥一）晉郭璞傳曰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賛揚德澤

木鳳　金雞 趙石季龍為詔以五色紙寫在木鳳口中轆轤回轉快若飛羽（下詳赦宥二）

雞竿　罍鼓 西都賦天子御端門詔天下渙汗發澤與民更始建金雞於仗內聳修竿而揭起　唐文粹曰乃建雞竿伐罍鼓帝命出皇恩普錫巽風作解雨

原甘露降　景星見 漢書曰宣帝神雀二年二月詔曰乃者鳳皇集甘露降京師羣鳥從之以萬數其赦天下　蜀志曰後主景曜元年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

增封三錢　受八寶 史記曰楚王每將赦常封三錢之府按三錢黃赤白金也虞夏商周金幣有此三品慮人逆知有赦者或竊盜故封之　宋徽宗大觀二年受八寶於大慶殿赦先是有以玉璽獻者名曰鎮國寶至是又得良工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二

寶通曰八寶故有此赦

原詩詠蓼蕭　易稱渙汗詩序蓼蕭澤及四海易渙汗其大號

赦過宥罪　議獄緩死上易解卦下易中孚卦　開釋昭蘇

欣戴　恱隨　天地發生　雷雨作解　天慈有裕　王澤無偏　慶洽普天　恩沾率土　滌惡蕩穢　蹈德詠仁　政惟圖大　法在建中　仁必好生　政焉用殺　數則不可　無之亦難　宜思委轡之懷　兼追解網之德　浹歡躍於九域　飛渙汗於萬方　弛秋霜之嚴威　流春澤之渥恩　萬方霑雷

雨之仁　四海及蓼蕭之澤　渙汗之恩殷湯解網
霈然之澤漢景措刑　發揮生成與歲更始　蕩滌邪
穢納人惟新　懲惡訓俗實在於嚴科　赦宥恤辜義
深於緩獄　習以生常則起為姦之敝　廢而不用何
成作解之恩　雷雨作解聖人開赦過之門　肆眚騰
文先王明錄刑之典　不用赦　請思礦石　無誘倖
門　事宜稽古　政貴相時　惠者人之仇讐　法者
人之父母　凱風無私養之暖　朝雲無偏注之潤

朱公之子無所用金　張成之男焉能傳刃　屬禍亂之際則貴自新　當休明之朝豈勞更始　滌惡蕩穢雖權道之攸宜　利淫惠姦豈倖門之可啟　小惠不行無忘武侯之議　大利是務盍遵管氏之言　民之多辟大為防而猶踰　邦有常刑小不忍而為亂

赦宥四

原效天傳曰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　鏡古緬鏡前古莫不攸遵　藉手茍有藉手鮮不赦宥大國討小國也　洽心舜典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更始漢宣詔勵精更

始

布新　除舊布新

肆眚　春正月肆大眚赦其罪也

勝殘　論語勝殘去殺

楚赦鄭伯　楚莊王赦鄭伯見其肉袒

漢詔有司　漢平帝詔曰赦令改行潔已有司多舉赦前事非重刑灑心自新之意也

隱赦行刑　後漢周紆字文通刻削少恩為渤海太守每赦到輙隱蔽行刑罪畢乃出赦書坐免官

見原不出　張磐字子石為交趾太守被誣入罪會赦見原不肯出獄詳赦宥二

增貫索夜見　晉天文志曰貫索九星七星夜見大赦天下

驛馬夜流　北史徐路傳曰徐路繫冀州獄別駕崔隆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遣人出城候馬俄而赦至

以召和氣　宋仁宗天聖七年上曰朕不欲赦然舍是無以召和氣其大赦天下

務從寬大　寶訓曰宋仁宗景祐四年上有事明堂將赦詔宰相文彦博曰卿等

廣詢民間利病著為條目務從寬大

曠蕩之恩宋欽宗靖康二年子㬚生故事當肆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擐甲荷戈冒犯霜露而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

原省囹圄去桎梏月令仲春　不以一眚掩大德　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叛而執之服而舍之並左傳　舊染污俗咸與維新尚書

赦宥五

原詩沈佺期則天門觀赦詩曰聖人宥天下幽籥動圜

猰六甲迎黃氣三元降紫泥籠僮上西鼓振訊廣陽雞歌舞將金帛汪洋被遠黎　又答甯處州報赦詩曰書報天中赦人從海上聞九泉開白日六翮起青雲命偶恩先貸情孤枉未分自憐涇渭別誰與奏明君

原賦後漢崔寔大赦賦曰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惡棄穢與海內為始亹亹乎思隆一作升平之道也寔聞就而賦焉以為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設法制一也陛下以包天之大承前聖之迹朝乾乾於萬

幾夕虔敬以厲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厥將大赦所以創
太平之迹旌頌聲之期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美乎將來
此誠不可奪也方將披元雲照景星獲嘉禾於疆畝數
蓂莢於階庭捫麒麟之肉角聆鳳凰之和鳴農夫歡於
時雨女紅樂於機聲雖羲皇之神化尚何斯之太寧
原詔梁沈約南郊赦詔曰朕昧爽夙興念茲理道而明
不燭遠弘之未易仰尋先烈思致升平自頃多故戎車
代有軍政國容事緒非一刑禮參用未致和臻向隅之

情永言增歎今郊禋載洽幽明允從恩崇嘉祉被之兆庶可大赦天下　北齊邢子才爲受禪登極赦詔曰無德而稱化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心天地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朕以寡薄功烈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四海幅裂九鼎行出祭器無歸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若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内資明德纂成先業闢土服遠年逾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魏帝俯遵歷數念在褰裳遠

取唐虞終同脫屣實憂幽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士誠守逾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冰有膮終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祥升壇告天赤雀效祉惟爾文武不二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光隆大業永言誠烈共兹休慶然三皇存赦非易可免七名改祝庸可庶幾思共億兆同始兹日

原赦梁陸倕豫章王拜後赦赦曰夫議獄緩死著在令圖疑罪惟輕聞諸雅誥是以虞經惻隱流涕冬決鍾意

垂仁哀矜寒送吾以虛薄夙頒寵章光宅襟險奄有全粵非有沛獻㣲矜嚴空紆青組東平智思徒舉赤帷思所以仰述皇猷導揚弘澤導彼下車譬茲解網

增表唐戴叔倫賀平賊赦表曰伏奉制書大赦天下雪滌寃累發生枯朽榮光被於草木和氣貫於華夷含生之徒罔不胥悅臣聞氣沴為妖蒙蔽二曜而祥風埽蕩無損日月之光狂逆亂常震驚四海而元功戡定不虧天地之大伏惟皇帝陛下文武繼聖聰明在躬協堯舜

之心崇禹湯之德清廟禮展圜丘敬申猶顧已以求瑕

布恩澤以滌過康哉沛乎虞夏之盛典也　柳宗元賀

冊皇太子禮畢赦表曰伏奉制書皇太子冊禮云畢恩

與萬方同其惠澤者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

勝忭躍伏惟陛下克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之本宗

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人攸賴典冊既備慶澤載流既

廣愛而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囹圄知感進勳而

嗣續增榮崇教諭之方忠良是舉嚴賛相之禮賜與有

加旌孝悌以厚於人倫敬鬼神而修其祀事况行禮之日則屏翳收蹟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暢皇風遠揚自華及夷異俗同慶　宋宋祁賀南郊大赦表曰帝儀訖饗朝渙推慈飛驛疾傳庶邦叢慶竊以天郊之重國制有常凡萬乘躬行必三歲間往不煩不怠由列聖而持循以妥以虔合諸神而對越睿圖累盛縟典勤修恭惟陛下纂大合華執中布度抵金壁之美玩率儉示人收霜電之嚴光措刑於下克勵

明德格於皇穹交薰太和冒我羣品遂自陽靈之宮往會天元之旦羽旄四合垓陛參登上璧左琮之華合祛而信祝祖範宗題之次更侑而廸嘗拜嘉胙於席垂列欽柴於雲表靈心合荅熙典備成然後遂坐中天之闈普肆隨風之澤改頒大號崇冠初元昭神之祥祈命惟永賞功赦罪責已逮瘝咸與維新牖民衷而遷善聿懷多福道帝祉於縣區　曾鞏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曰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誠其惟

聖王克有全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宗慈
惠愛人撫臨邦國謂先后創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
帝昭祉發祥其德無可以稱思所以報一本於心故寅
畏嚴恭積之有素而齋明薰祓進而益虔在於物者不
取其煩盡諸己者必求其實是以肅光之烈奏於宗祊
柴燎之蒸焜於郊兆幽隱昭答神靈顧懷無疆惟休方
寖昌於萬世不敢專享故敷錫於羣元稽參典彞定著
赦令弛張從理同異稱情蠲罪眚而棄瑕疵録勞能而

縱逋負顯晦咸暨洪纖不遺萬國之歡既交於沖漠一

人之慶遂及於跂蠕孚於上下之間極乎帝王之盛

王安石賀南郊禮畢肆赦表曰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

恩旁暢夷夏接和臣聞道以饗帝為難禮以配天為至

恭惟皇帝陛下邁種三德敷奏九功率籲奉璋之衆髦

肇稱奠璧之新禮廟邍致孝郊血告幽誠既格於穹旻

福遂均於庶品振憂矜寡原宥眚災第五玉以褒封善

人是富發三錢而慶賜賤者不虛天其居歆人以呼舞

臣夙叨寵奬親値休成雖無與於駿奔實不勝於竊忭

宥過

原赦過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　獲宥左傳曰幸若獲宥　不宥尚書曰三細不宥注言三犯罪雖小不宥也　免刑　貸法　宥汝　計過　求瑕

出輕繫禮孟夏出輕繫注輕罪者放出之　附從輕禮記附施刑也求出之故從輕

赦從重禮記雖有重罪猶赦之　宥過無大書　改過無由史緹縈上書曰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

中恩屈法　議事原情　政先執禁　敎在知防　情非抵冒　政尚寛仁

察貴用情　恕宜及物　孽既可逃　法將焉用

增細微之愆 漢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合宜先清府內且闊畧遠縣細微之愆太守賢之遂任以遠事

觀過知仁 漢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過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原有旨無簡不聽 禮記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不以為罪也

執禁齊衆不赦 禮記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況當弘貸之朝　宜用哀矜之典　抵

冒猶或哀矜 過失誠宜開釋 若寛前定之法 恐誘後來之姦 違法者若可原情 畜姦者盡求倖免 守正名之義當准法論 念觀過之仁則宜情恕 若踰矩之人如可捨也 則防姦之法將焉用之

改過一

原吾憂 自訟 論語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又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 訟 責也

叩首 洗心 後漢宋杲性悍喜與人報仇郭林宗諭以義杲叩首後至并州刺史 後漢賈淑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脩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賢而受惡人弔不進而

去林宗遽追之謝曰賈子厚誠實亾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

不遠復有令圖

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左傳曰秦公子鍼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

可微辨不復行

禮記過失可微辨不可面數　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見善則遷　有恥且格　改

易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　下論語

而勿憚　悔亦可追　君子能補　小人必文

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　又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周處尋師　陳元孝母

晉周處為鄉里所患後知之乃改行詣洛尋師見二陸也　漢仇覽為亭長有陳元者其母告元不孝覽曰昨過廬舍離落修整此非惡人當是敎化未至親至元家為陳孝道元後改過卒為孝子

宜嘉後覺　盍恕

前非　既反迷途　請寛昭憲　改行率德　徙善遠罪　應詩人補袞之歌　順周易牵復之義文選

改過二

原脩省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　怨艾孟子曰太甲悔過自怨自艾　憚改論語過則勿憚改　能改左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　引慝負罪引慝　省愆　毀欄陸遜字伯言時建昌侯攄於堂前作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何用此為攄即時毀之　改轍洗愆　無循枉枉不正也不正之事不循行之　無作非書曰無恥過作非　受責惟艱書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善補无

咎 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

增兄弟相遜 漢韓延壽為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爭田者延壽曰是吾化不行閉閤思過又告將解印訟者慙以田相遜願終身不爭

人退自責 後漢魯恭為中牟令值人爭田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

禮義責讓 後魏裴安祖弱冠辟州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明日兄弟相率謝罪州內欽服

景駿授經 唐章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景駿嗚咽授以孝經於是母子感義

原今是昨非 朝過夕改 時有不仁未虧君子 過而能改則曰大賢 誰無能改善莫大焉 先迷後得臨事雖不三思 苟有必知陳首明無二過

待罪一

原席稾（秦應侯范雎失舉席稾免冠待罪）免冠（漢梁孝王既刺殺袁盎請朝茅蘭説王乘布車免冠伏斧鑕伏闕下待罪蘭大夫也）范滂（後漢誅黨人范滂自詣獄縣令欲解印與逃滂曰何故累君致令老母流離乎）巴肅（事同范滂）坐稾（王音坐稾以就刑也）負荊

敢逃（左傳曰敢逃刑命）不逃（有罪不逃刑）意如待罪（左傳曰晉責季孫意如逐昭公意如練冠麻衣跣行待罪）賈生竢罪（漢賈誼竢罪長沙）

待罪二

增表唐于邵為吳王請罪表曰臣長男岵受國恩榮出

典藩翰不能昭宣聖理協和上下爰抵憲章自貽勦絕
臣年過歲制識謝平人徒以宗親昧於名教瞻闕庭而
待命佇荒陬以投畀頃者未明去就私喪心魂近以獲
奉刑名公聞信宿尚迴天鑒免諸市朝因其所流許以
自決且身首不異豈足謝於方隅而禮律所均尚未論
於家屬遂使九泉之下猶荷全歸三族之中欣承在宥
微臣朽老無階上答縱塡溝壑雖死猶生

用法不平

原詩刺詩序曰菀柳刺刑罰不平**文深**漢張湯文深意忌**抑彊**漢嚴延年為河南守其法務抑彊扶弱弱者雖陷法曲文出之豪彊者以文內之當生者詭殺之人莫知測也**疾惡**後漢朱暉為臨淮太守好節槩所拔用者皆勵行士諸報怨以義犯法者皆為求理多得出濟不義之囚即時僵仆也**曲文**詳上**過罪**荀子曰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頗類偏黨不循法**漢杜周為廷尉客謂之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旨為獄**為兩劾**漢書曰嚴延年為涿郡遣吏趙繡案大姓東高氏繡為兩劾先白輕者欲觀延年意怒即出其重劾延年察知遂殺繡**不應罪**刑不應罪賞不酬功**不當罪**不當罪則侮當罪則威刑也**上下其手**左傳王子圍與穿封戌爭囚伯州犂問上其手曰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

也下其手曰戍方城外之縣尹也注上下其手所以導囚意也　高下其心　隨上釋

治　漢張湯為廷尉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是以湯雖文深意忌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也　越法縱捨　漢張敞為京兆尹賞罰明時越法縱捨也　同罪

異罰　左傳曰同罪異罰非刑也　撓法曲法　周陽由治獄愛者撓法活之憎者曲法殺之

罪無差等　刑有輕重　其罪惟均　所罰不一

深酷一

原地臼　土芥　漢陳咸為南郡太守以殺伐立威豪猾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司空主獄官也為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脫鉗釱及衣服不如法輒加罪督作因不勝痛自刎死者歲數百千

人久者尸腐爛家不得收注鉗在項鈦在足者　安忍無親以民為土芥國其亡也

次骨　塗面

漢杜周内深次骨操切服下　晉王宏字正宗為河南尹無能名為苛碎桎梏罪人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後有罪帝以宏累有政聲以贖論也

鑽鑿　刀鋸

國語曰大刑用兵甲鈇鉞次用刀鋸鑽鑿薄刑用鞭扑也　下詳下劉龑

增炮烙

通鑑紂為熨斗以火燒燃使人舉之手爛更膏銅柱下加炭使有罪者緣之輒墮炭中與妲己以為笑樂名曰炮烙之刑

椓黥

尚書曰苗民爰始淫為劓刵椓黥

沈命　決屍

漢武帝時盜賊滋起於是作沈命法盜賊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一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盜賊浸多上下相匿避法按沈没也蔽匿盜賊者没其命

唐天寶中哥舒翰為安西節度使差都知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好貨擢逗遛不返因納賄

交結翰續又上京朝奏擢知翰至懼得罪求國忠拔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劔南節度使敕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數十人於庭數其罪杖而殺之俄奏聞帝乃以擢屍賜翰更令決屍一百

蒼鷹

酷吏傳曰郅都為中尉獨先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唐王旭時為監察御史與御史李嵩李全交皆以嚴酷取名號三豹御史嵩為赤豹全交為白豹旭為黑豹閭里相詛曰若違敎値三豹

赤豹

赭衣塞路　元鉞肆朝

漢刑法志曰秦始皇時奸邪並生赭衣塞路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隋志曰秦落嚴霜於政教揮流電於邦國棄灰偶語生愁怨於前毒網凝科害肌膚於後元鉞肆於朝市赭衣飄於路衢

父子伏誅　兄弟遇害

東漢周紆字文通為渤海守酷虐任情每赦至先決刑後宣赦後坐事父子皆伏誅　晉荀晞字道將都督青兗二州性刻苛明吏

事而弟純嚴酷尤過於兄後兄弟皆遇害

少長皆坐　子弟不宥　隋末王世充顧下多背已乃峻刑暴禁以威之户一人逃少長皆坐唐宣宗性喜刑名嘗曰犯我法者雖子弟不宥也

鳳凰曬翅　驢駒拔橛　僊人獻果　玉女登梯　唐武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命索元禮周興來俊臣等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僊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莫不戰慄流汗望風自誣中外畏此數人皆甚於虎狼焉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諫不納

步過六尺被刑 盜取一錢棄市新序商君之法步過六尺棄灰於道被刑

隋高祖行盜取一錢棄市之法有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即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者謂曰吾豈求財者耶但謂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也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詔停其法

削入罪 原淫縱 枉橈 鞭貫立威 筆

巧詆 毀身焦膚 分骸斷首 法家少恩 文吏

人 屏棄仁惠 專行毒痛 雖稱疾惡 無乃忍

酷法見誅 吏惟巧詆 刑則濫施 商鞅嚴刑自斃 延年

既垂勿喜之言 豈念如傷之見

淫酷二

原酷烈揚雄解嘲曰吕刑靡敝秦法酷烈　慘礉史記曰韓非喜刑名極慘礉少恩也

急縱出刑法志曰緩深固之罪急縱出之刑言縱罪失出者誅急也　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也

依勢作威尚書無依勢作威注勢位也　倚法為削尚書無倚法以削注倚刑法以行刻削之刑

報虐以威尚書注曰以我之威報苗民虐民之罪

北風其涼詩序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　淪胥以鋪詩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以苛為察

淫刑以逞左傳　委曲生情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情

景公緐刑齊景公緐於刑有鬻踊者故晏子曰踴貴屨賤

漢書

楚多淫刑左傳

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

秦設重刑漢名臣奏曰秦設重刑赭衣半道

渭水盡赤商君臨渭水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

命曰傷人焚林斷木不時命曰傷地斷獄立刑不當命曰傷人

號為屠伯漢書嚴延年為河南守峻刑酷法時人號為屠伯後坐枉法殺人誅死其母不哭

鬻棺之喻史記今獄吏以苛為察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之家欲歲人疫非憎人欲殺之利於人死獄吏之深刻亦猶此也

埽墓之譏文選曰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埽墓而迎喪嚴延年母也

微文深詆滅宣

舞智御人張湯

增鐵刷剔膚五代劉守光為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刷剔其膚皮以死

鐵籠罩首唐武后時酷吏索元禮為鐵籠罩囚首加以楔至腦裂而死又天授中或告周興謀

反詔來俊臣鞫狀初興未知被告乃對俊臣食俊臣曰因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内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服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炭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 原尹賞號虎穴尹賞為長安令穿地深數丈内人于中百人為一葦覆以大石數日一發相枕藉死人號虎穴 甯成束濕薪甯成操下如束濕薪言急也

贓貨一

原尚書吕刑曰獄貨非寳惟府辜功注曰府聚也辜臯也功事也言受獄貨非寳惟以聚罪之事也 周書曰典獄非訖於威惟訖於富注曰典主也訖絶也絶富謂

賄賂不行　增尚書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然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欺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贓貨二

增後漢書曰歐陽歙字正思樂安人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髠剃者子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行到河内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書奏而歙已死獄中　後

魏書曰鄭義在兖州性貪惏政以賄成有餉羊西門受入東門賣之　又曰崔光韶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欲置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吏部尚書李神儁皆為瑩求寛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　唐書曰太宗即位務止奸慝風聞諸曹案典多有受賄乃遣左右試以財物遺之有司門下令史受饋絹一疋太宗怒將殺之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試之即行極法

所謂陷其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也太宗納之　又曰牛僧孺為御史長慶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為之伸理僧孺堅執不迴穆宗面喻之曰直臣事雖失此人有經度才可委邉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之才止於持禄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姦雄正為才多者禄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　又曰山東道節度使柳公綽自京赴鎮行部過鄧縣縣吏二人犯法在獄一吏納賄

一吏舞文縣令以公綽持法犯贓者必不免及過款公綽斷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遂殺舞文者未下車而襄漢大治焉　又曰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知錢穀故錄用之不謂貪穢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

贓貨三

原無厭　自止 左傳曰晉有羊舌鮒者黷貨無厭禍將及矣　晉王述字懷祖求試宛陵令受

家具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居小縣不宜爾答曰當自止後居州郡清廉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不華於昔

妻受錢 **子貸絹** 漢薛宣時為池陽令舉獄掾王昱府未召妻受繫者錢掾不知悲慙自殺宣移書書掾之柩以顯其䰟也　晉庾冰為車騎將軍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貸官絹十匹冰撻之市絹還其官

兄受遺 **奴取蒿** 鄭均兄為吏受人禮遺均諫不從均傭歲餘得錢帛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棄之兄感之遂為廉吏也　謝鯤免官

銖兩皆知 **簠簋不飾** 漢趙廣漢字子都所在吏取銖兩之姦者皆知之　漢賈誼曰古者大臣坐不廉而廢曰簠簋不飾注尚遷就諱之也

貪泉之戒 **廉聞如水之心遂爽** 廣州有貪泉飲之者則貪濁晉吳隱之為刺史飲之賦詩曰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

心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言清也

獻子辭梗陽之賂　叔魚鬻邢侯之獄左傳曰梗陽人有獄以女樂遺魏獻子獻子將受之閻沒女寛當食三歎諫而止　叔魚納雍子之女蔽罪邢侯叔向曰鮒也鬻獄

漁奪　蚌侵　還珠　懐璧　私求　公坐　刑放　貨聞　厚賂　深繩　買直　罪贓　貪賄賂　撓刑書　不思潔己　曾是狗才　財惟苟得　法必私行　既貪獄貨　是速官刑　清既謝於冰壺　罪何逃於霜簡　情因利動遽聞雍子之求　政以賄成遂受梗楊之賂　臨財苟得且不懼於

四知　黷貨無厭又何逃於三尺

贓貨四

原附益漢丞相司直繁延壽奏御史大夫蕭望之責買私所附益十萬三千注曰以私錢增益也

乾沒漢張湯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交私注曰乾沒射也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應記漢薛宣為馮翊高陵令楊湛貪猾宣手自牒書條其姦贓與湛湛自知贓應記解印綬為記謝注曰應記為與宣書相當

封記漢鍾離意為郡督郵縣亭長有受人酒禮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詳宥過

發食物漢陳咸子康為太守調發屬所生食物以自奉養然操下令自斂

黷賄賂

以黷賄賂而煩刑書

官以貪敗貪以敗官為墨

政以賄成左傳王叔之相也政

以賄成而刑放於寵

賄賂公行 周禮六贓曰賄賂公行

貨賂上流 公孫賀

受金加賞 漢武時張武受金加賞賜以愧其心

受賂吏賜 後漢皇甫嵩字義眞為冀州牧車騎將軍吏有受賂嵩更以財物賜之吏懷慙自殺

不得為吏 漢文帝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贓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懲惡

不宜處位 漢陳湯盜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不覆校丞相匡衡奏雖在赦不宜處位坐免

受悖入貨 禮受悖入之貨

沒辜榷財 陳咸為少府鉤發姦贓沒入辜榷財注曰辜罪也榷專固財也鉤音遘

不鞫贓杖 漢袁安字邵公為河南尹政號嚴明未嘗以贓杖鞫人嘗曰錮人於聖世尹不忍聞者感激京師肅然

不坐懷私 晉南郡太守劉肇遺王戎筒中細布五十端司隸糾之以知而不納不坐帝曰戎豈

懷私不欲異爾然為清慎所卹

入財產以班 後漢北地太守廖信坐貪汙下獄入財產顯宗以班諸廉吏唯周澤孫堪常仲特蒙賜與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刻勵

得贓穢不拜 漢顯宗以鍾離意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坐贓伏法以資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不拜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

子受賂不相習 晉劉寔子夏以貪汙棄於世寔坐夏受賂免官或譏寔不訓子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教訓可得乎世以寔言為當

子受財不為累 高光為廷尉子韜字子遠放佚無檢受財有司案之光不知時人雖非光不能防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為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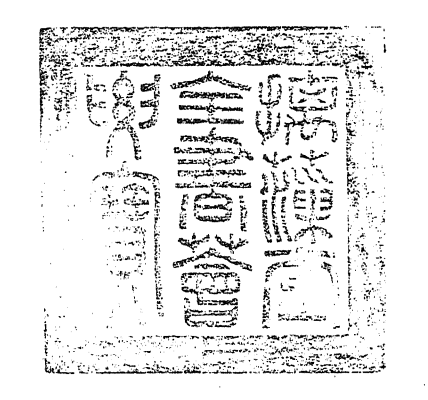
許允擅用罰錢 魏侍中許允擅用罰錢減死遷徙

陶謙唯有羸錢 陶謙字恭祖為舒令郡守張磐構有錢薄謙在官清

白唯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為贓謙委於官而去也

贓貨五

增判唐受囚財物判曰讞獄賈直實誠魯史舞文巧詆漢策小大之察必惟其情輕重之權固茲無濫眷者職在監臨貨以藩身見魯豹之裂帶貪而速戾同叔魚之敗官且無屬厭難以末減省司忠告實為平反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蔣瞻岵